

弹劾·权术·裸体工资·原地起跳·门卫牛一氓·皆大欢喜·关系·退居二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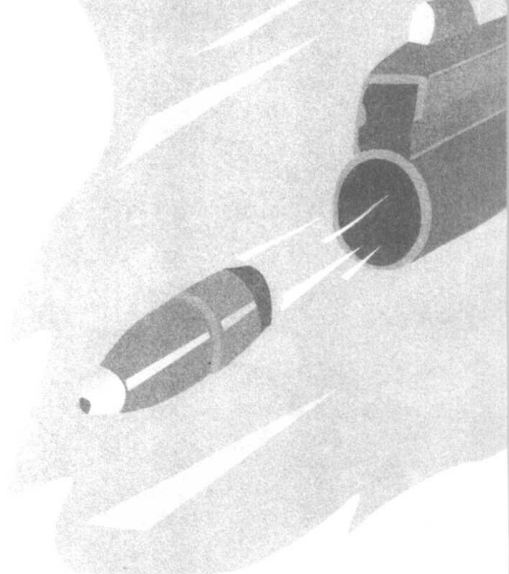
弹劾



肖仁福
等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- ◎ 弹劾
- ◎ 权术
- ◎ 裸体工资
- ◎ 原地起跳
- ◎ 代理市长
- ◎ 门卫牛一氓
- ◎ 皆大欢喜
- ◎ 关系
- ◎ 退居二线



弹劾

肖仁福

等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弹劾/肖仁福等著;金在胜编选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3.4

ISBN 7-5404-3029-X

I. 弹... II. ①肖...②金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5765 号

中国最新写实系列小说

弹 劾

肖 仁 福 著

金 在 胜 编选

责任编辑: 汤亚竹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: 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

*

200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12.625

字数: 305,000 印数: 1-10,000

ISBN7-5404-3029-X

I·2000 定价: 22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1	弹 劾	祁 智
60	权 术	晓 宏
92	裸体工资	肖仁福
144	原地起跳	于 卓
202	代理市长	李治邦
240	门卫牛一氓	刘明恒
281	皆大欢喜	贾兴安
313	关 系	季栋梁
352	退居二线	叶向阳



弹 劾

祁 智

—

早上8:20，我们陆陆续续到了办公室。整个大院乱哄哄，但乱中有序，各得其所，仿佛是一群鸡鸭从四面八方赶到了大谷场。

周和玉照例在这个时候捧着紫砂茶壶进来。他脸色红润，好像紫砂茶壶里的水不是被他喝进了肚子，而是成了一池温泉，把他泡了半天，稀疏的眉毛都吸足了水分似的。他这种时候一定掌握了我们不知道的某种信息，否则五十多岁的脸不会这样。

“老周，你又搞到了什么小道消息？”朱雷用火柴棒挑着指甲缝中的黑垢，这表明他的轻骑在路上又出了毛病。他家就在政府大院后面，但他每天早上骑轻骑上班。他比较高大，骑轻骑如同骑在移动板凳上。他先在城里大街小巷寻找社会新闻，遇到有趣的就记下来，到办公室后立即写成文，当场传到几家晚报去。他经常会收到稿费单，多有二三十块，少也有三五块。

周和玉不满地说：“和你们说过多少次，我这个人小道消息从来不听，不信，不传。”

“是大道消息，好不好？”朱雷拿过热水瓶，准备往周和玉

弹 劾

的紫砂茶壶里冲水。这几天，谁都可以高声和以前脾气不大好的朱雷说话。上个星期天晚上，市电视台播放了一条市公安局打击卖淫嫖娼的新闻。播音员说，市公安局根据情报在“太平洋沐浴中心”抓获41名卖淫嫖娼人员，画面上是警察和便衣押着抓获的人员乱哄哄地往外走。在警察、便衣和卖淫嫖娼人员中，居然有朱雷，他在出门下台阶的时候一个踉跄差一点儿摔倒。他肯定不是警察，也肯定不是便衣，剩下的就是嫖客。电视的威力巨大，不仅有声音，还有画面，而且市里的新闻大家每晚必看，漏看了还能看重播，因此，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被抓了。因为电视是放的星期六晚上发生的新闻，所以，白天看见他的人觉得他是被放出来了；白天没有看见他的人以为他正关在里面，给他家打电话，电话是他接的，就以为他刚放出来。马上放出来是有可能的，也许公安局查出他是市政府大院里的，也许他在公安局有朋友，也许有人帮他说了话、疏通了关节，也许他按规定缴了罚款。星期一早上，朱雷说他星期六跟公安局去看打击卖淫嫖娼了，说那些正在兴头上的男女像光鸡光鸭。听他说的人都很开心，心里却认为他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没听他说的是大多数，大多数都当他是嫖客。他从大家的眼神里看出了异样，也听到了一些风声，就到处露面，表示自己没有出事。所以，这两天他一有空就在大院里转，到其他部委局办聊天，表示他什么事都没有。

周和玉忙吸一口水，打开茶壶盖说：“有这个态度不错。但是，刚才的话中还有毛病，你用了‘又’字——”

“老周你烦不烦？你不说就算了，”朱雷没给周和玉倒水，把热水瓶放回摆电话机的办公桌上，“你不说，我们就不听，反正如果是大道消息我们迟早会知道，是小道消息知道了也没用。”

“不仅没用，有时还有坏处。”方利民头也不抬，给他的“英雄”牌金笔吸墨水。这支笔是老县委书记送给他的，他基

本不用。他每天把墨水挤掉再吸，相当于保养。他吸得很小心，那样子就像是在给孩子喂奶。

周和玉有些尴尬，嘴张开了，不知道是笑好还是说话好。他每天早上7:30上班，扫地，打开水，7:45捧着紫砂茶壶进科长室。8:20，我们差不多到了，他再捧着紫砂茶壶回到我们中间。他是科里的元老，七八年之前是“老三届”，七八年上大学，八二年大学毕业后分到科里。当然，在撤县建市之前我们科不叫科，叫股。据说他从上班的第一天起就喜欢早上到科长办公室。一开始大家以为他有什么企图，后来看能提的都提了，只有他一直原地踏步，就认为这不是品质问题，喜欢到领导那里去纯属个人爱好。他有这样的爱好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，使得我们有时带着企图到科长室去不显眼，也在大多数时候让我们提前知道一些信息。在机关，提前一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它能让我们有应对的准备，至少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。

“宋局长回来了。”周和玉突然说。

宋局长是年前从我们科里提上去的副局长宋进林，二十天前随部里组织的考察团去美国。本来轮不到他，但我们局的地位比较重要，日子也比较好过，局长和排在他前面的三个副局长都去过美国，这一次讲明要现职的局领导去，只有他去。

我们刷地抬起头。从1月7日起，美国参议院开始对克林顿进行正式弹劾审判，这个时候有人从美国回来当然会让我们兴奋。我们似乎明白周和玉脸色红润的原因了。

“接着说，老周你接着说。”朱雷说。

周和玉说：“宋局长是昨天晚上——”

“你们一天不谈当官的就会死啊？”冯建设站在门口。他把手中的包扔向自己的办公桌。他的黑包像一只怪鸟超低空掠过我们的头顶，我们情不自禁地缩了一下脖子。包准确地落在桌上，但把瓷茶杯撞翻了，茶杯盖砰的一声碎在地上。

我们机械地看着冯建设走向他的办公桌。他走得很放肆，

松松垮垮，晃前晃后，什么都不在乎的意思。他没有捡碎瓷片，而是用脚把它们踢到墙角。碎瓷在水泥地上摩擦出来的声音，让我们的心像掉进沙坑一样难受。

“老冯，是宋局长回来了。”朱雷笑着说。

冯建设阴阴地说：“他能不回来？他们只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官，否则连口水都喝不到。”

“老冯，”周和玉拿过笤帚扫冯建设桌下的碎瓷片，“少说两句少说两句。”

我们科里一直只有一个领导，先是副科长，再被提为科长，又或者退休，或者被提为副局长，然后我们科再有一位不是科长的人被提为副科长。周而复始。宋进林科长年前成为副局长之后，刘学松成了我们科的领导。这和以往一样，但是关键的地方和以往不同，刘学松一开始就是科长，不是副科长，而且不是从我们科里提上来的，他来自下面的乡里，原来是高坝乡团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。在宋进林提拔之前，冯建设最有可能接班，结果却是刘学松来了，这对他打击很大，认为是宋进林没有帮他的忙，也认为刘学松鸠占鹊巢。他忽然就像变了一个人，破罐子破摔，见谁都不顺眼，似乎谁都是他成长的绊脚石。他就像是一只公鸡，没能成为凤凰，干脆把毛全拔了，让自己成了刺猬。

“为了一官半职，不惜背井离乡，妻离子散。可怜！”冯建设说。

我们望着冯建设，似乎不知道他讲谁，目光中饱含着兴趣和期待。

方利民问：“谁？”

“还能有谁？”冯建设朝左隔壁努努嘴，“他！”

冯建设说的是科长刘学松。我们局在市委市政府大院四号楼的三楼和四楼。我们科在三楼的最西边，八个不是科长的人在一间大办公室，科长在左隔壁单独一间，右隔壁一间是资料

室兼会议室。刘学松进城，老婆还在高坝乡。他还没有安排住房，临时住在资料室兼会议室里。

我们低头做自己的事情，好像根本没有听冯建设说什么。有人挑起话题，就需要有人接话，否则话题无法深入，无法展开。一旦说明了，话就不能再接，连听的样子都不能有，就像手榴弹已经冒烟，需要就近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没挑明之前，接话可以理解成不明究竟，即使这不明究竟是假的；挑明了还接，那就是推波助澜，就是帮凶，即使是真糊涂，也会被当成是装的。

“妈的！”方利民的头快钻进抽屉了，“我的电话号码本呢？”

朱雷痛骂道：“他妈的！现在的产品质量太差！轻骑轻骑，越骑越气！”

冯建设冷眼看看我们。这种时候，他就像是一根爆竹，大家把火一点就溜了，等他炸得四分五裂之后再收拾现场。他饱经风霜地笑笑，看了一会儿报纸，觉得坐在办公室无聊，端着茶杯去串门，边走边哼着“默默无语两眼泪，耳边响起驼铃声”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唱来唱去只有这一句。他站到走廊里，伸脚狠狠地勾门。门关上又撞开，在墙上反弹后再撞在门框上，最后停在半开半掩的位置。

“唉——”方利民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。

我们跟着说：“就是。”

方利民叹得模模糊糊，我们应得语意不明，表示对冯建设的不满，也表示冯建设说的话和自己无关，但这种表示又是模棱两可的，既排除了被领导当成冯建设的同党，又不怕传到冯建设的耳朵里，被冯建设当成攻击对象。然后我们就安心写材料，打电话。快年底了，事情很多，突发事件的苗头也很多，市领导和局领导几乎成了消防队的领导，我们相对应地成了消防队员。

“咚！”门被用力踢开。

我们吓了一跳，灵魂从工作中蹦了出来。

冯建设眉开眼笑地站在我们面前。“你们猜猜看，我这里有什么。”他指着口袋激动地说。

朱雷勉强笑着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大致给个范围。”方利民好像很感兴趣。

冯建设笑着说：“给范围就没什么意思了，你们充分发挥想像力，用力猜，每人猜一次。”

我们只有猜，不敢不听冯建设的，他已经无所谓了，惹怒了他，他会讽刺挖苦你，把你蒙在脸上的那层薄纱撕扯下来，机关里的人就靠那层薄纱做人。而且我们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，他的口袋里好像有一条青虫，我们像鸡鸭似的兴奋起来：

“体育彩票中奖了。”

“莱温斯基向你求爱。”

“你老婆主动要求和你离婚。”

“克林顿的邀请信。”

“刘晓庆送你一套180平方的别墅。”

“市委马书记调你去他身边。”

“×！”冯建设笑骂着说，“你们这是想像力？这是瞎想，是黄粱美梦，是异想天开！”他魔术师似的原地转了一个圈，手伸向头顶，再伸进口袋，抽出一根棕褐色的东西。

二

冯建设手里拿的是一根雪茄。

“雪茄？”朱雷有些失望，“原来是一根雪茄！我当是什么呢！”

冯建设晃着雪茄说：“它的确是雪茄，可它不是普通的雪茄，它是‘莱温斯基’牌。”

我们立即围过去。

周和玉嗅着雪茄，疑惑地问：“就用这？”

“就用这。”冯建设点点头。

周和玉问。“克林顿？”

“克林顿！”冯建设说。

朱雷接过雪茄，量了量，掂了掂，还试了试柔韧性，然后说：“我×！”

“你×？”冯建设说，“怎么是你×？你真是自告奋勇！”

我们哈哈大笑。

除了十分正规的场合之外，我们在办公室的话题一般没有实质性的内容，谈论得更多的是“性”。冯建设曾经这样解释这种机关现象：“话一‘实’，‘质’就要起变化，所以就多谈一些‘性’。”他的话不是玩文字游戏，机关的确是这样，谈政治不方便，谈经济不懂，谈油米酱菜醋不甘心，既能让大家有兴趣谈，也能有内容谈的只有性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可以谈得很深，很有新意，很有激情。因为一涉及到“性”就会有麻烦，接轨的说法是当事人卷进了“性丑闻”，所以我们一般不谈身边的人和事。我们经常把女明星和办公室的某个人联系在一起，这样既刺激，又不会出事。办公室人少，女明星人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摊到几个，就连年过半百的周和玉也分到四个。当然，我们见识不多，外语不大好，对外国女明星很不熟悉，因此主要是瓜分大陆和台港澳的女明星。

“我不行。我和我夫人关系很好。”周和玉有些害羞，眉毛一上一下地跳了好几次。

朱雷说：“和夫人关系好不影响你有情人。最新研究成果表明，情人不仅不会破坏家庭，还会增强家庭关系的稳定性。”

“我负担比较重，养不起情人。”周和玉说。

冯建设说：“外行了吧？明星都是富婆，你搭上她，第五辈子的钱都有了。”

“那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些明星呢？”周和玉认真地问。

朱雷说：“到马路上去碰啊。万一明星买东西没带钱，万一明星遭人强暴，万一明星被汽车撞了，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挺身而出。”

周和玉想了想，坚决摇头说：“不行！明星没带钱，我帮付，关系就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，而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；明星遭人强暴，等于失身，这始终是我心头的阴影，因为我是非常传统的人；明星被汽车撞了，就会受伤，我还没有享受她，就要为她养老送终，这种事即使是傻瓜都不会做。”

“老周，这本是神圣高尚的事，怎么到了你这里就像在做小买卖？”冯建设问。

“你们都不行，你们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，你们有老婆，而我没有。谁能阻挡一个没有老婆的人有些想法？”方利民说。他老婆是市文化馆的舞蹈老师，偶尔参加一个电视剧的拍摄，当群众演员，被剧组的烟火师勾走了，老婆一下子成了他的前妻。现在，前妻常年在外面跑龙套，浮萍似的。方利民的前妻是老县委书记的老战友的女儿，否则他不会拿到老县委书记的“英雄”牌金笔。老战友的女儿和人私奔，老县委书记气得吐血。

我们离那些明星很近，她们被挂在墙上，或者被压在玻璃台板下，不嫌贫爱富，不多嘴嚼舌，不碍手碍脚，不查缴私房钱，而且年轻貌美，笑口常开，风情万种，让我们的生活很充实，也使我们枯燥乏味的工作有了终年相伴的乐趣。平面的她们把我们立体的老婆比矮了，比黄了，比粗糙了，比成了鸡肋。但是明星毕竟可望而不可即，我们就把激情转泄到老婆身上，使得老婆错以为爱情真是陈年老酒。

最近，我们都在关心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前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绯闻。虽然我们离省城还距离二百公里，但这不影响我

们对这件事的关注。网络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距离，用鼠标就能点出一个世界。有时候是这样，距离越远的人，对各种信息关注的程度越深，积极性越高，任何一个信息都会使我们深信不疑，我们甚至来不及去核实信息的真伪，另一个信息又传来了。到底是外国人，五十多岁了，某些器官还是那样不饶人，而且在处理国家大事和国际大事的办公室玩出了扣人心弦的花样。谈论美国总统的性丑闻，可以说是本世纪末最让人津津乐道也最适宜在办公室谈论的一件事。因为这件事关系到“性”，而“性”是我们每个人都乐于关心的；这件事发生在外国人身上的，我们说起来可以无所顾忌；这件事的主人公是美国总统克林顿，大名鼎鼎，我们说的時候有一种异样的兴奋，就像只能踏到蚂蚁的人突然踩到一只老鳖，或者像连麻雀都难打到的人突然击中了一架飞机。

雪茄在我们手上传来传去。看上去，它和普通的雪茄没有两样，但因为据说是“莱温斯基”牌，它就不是普通的雪茄。我们从报纸上看到，“莱温斯基”牌雪茄已经上市，并且销路很好，销量很大。我们佩服鹤发童颜的克林顿，他竟然会有如此惊人的想像力。我们也被莱温斯基所感动，她居然同意克林顿无所不为，胡作非为。一个情人，没有老婆的名分，却比老婆有情分，这是什么精神？我们互相看看，站成半圆形，把冯建设挡在圈外。趁冯建设不注意，朱雷猛的掏出打火机点燃雪茄。我们每人都用力吸一口，让烟在肺里最大限度停留，好像吸进体内的不是柔软无形的雪茄烟，而是活力四射的莱温斯基。然后，我们将烟徐徐放出，抱歉而胜利地对冯建设笑笑。

“我怎么说你们呢？偷偷摸摸！”冯建设恨铁不成钢似的说，“这原本就是给你们尝尝的。”

周和玉连声咳嗽了一阵，打开窗户让空气流畅：“克林顿的事，大家还是少谈为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冯建设问。



周和玉说：“人家毕竟是美国总统，说多了，既干涉别国内政，也影响两国关系。你们知道我国政府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？”

“咳！克林顿的事都上网了，老周你担心什么？”朱雷说，“老周你知道上网就意味什么？”

“意味什么？”周和玉问。

“意味着天网恢恢，意味着一网打尽。”朱雷说，他翻了翻自己整理的《克林顿弹劾案大事记》说：“我告诉你，1月7日，美国参议院开始对克林顿进行弹劾审判了。”

冯建设说：“老周，你一辈子小心谨慎，到头来有什么结果？老百姓一个！你再也不洒脱一些，这辈子就完了。我算想开了，往事不堪回首。不让我做官，我就做人。你不让我做官可以，你总不能不让我做人吧？”

10 “你不能这么说。你这样说打击面就太大了，就是否定一切。”周和玉说，“做官和做人并不矛盾，也不冲突。”

冯建设像被呛了一下，没想到对应的话，楼上计财科有人大呼小叫地喊他上去。

“不对啊，他刚才这一会儿就去了美国？他就是一颗飞毛腿导弹，现在顶多在太平洋上空，而且还可能被爱国者导弹拦截。”朱雷等冯建设走后说。

方利民想了想说：“他没去美国，不等于没有人去美国，也许是有人从美国带回来的。”

“谁？”朱雷问。

方利民用周和玉：“你不是说宋局长回来了？”

“谁带回来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尝过了‘莱温斯基’。”朱雷说。雪茄还剩下三分之二，他把烟头掐灭，有些淫秽地说：“还能用。味道好极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！宋局长是不会给他雪茄的。”周和玉说。

朱雷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明摆着，冯建设现在这种情况，宋局长会给他雪茄？”周和玉说。

“老周，你多虑了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。”方利民说，“公是公，私是私。宋局长讲政治，没有看中他，但不能说明他和老冯没有私交。冯建设即使是台湾来的，还要讲统战政策。再说，也许宋局长想让我们尝尝，正好看见老冯，就让他带来了。”

“你说错了，不是宋局长讲政治没有看中老冯，是组织上没有安排老冯。”周和玉纠正说。

刘学松在门口敲了敲开着的门。等我们看向他，他才走进来笑着问：“什么事让大家这么高兴？”

刘学松和我们相处一年了。我们感觉得到，他竭力要和我们打成一片，我们也努力和他配合，但彼此亲近不起来。这之间有我们的原因，我们个个想当官，却认为当上的都是平庸之辈，水平低但手段多；我们个个都想接近领导，在领导面前却要做出不卑不亢的样子。更何况他比我们都年轻，年长的我们奋斗了多年毫无起色，他年纪轻轻却平步青云，我们耿耿于怀。当然也有他的原因，他让我们看不透，比如我们一直没有搞清他是谁的人，他一点都没有透露过。他从穷乡僻壤的高坝乡出来，不可能没有背景，越是贫困的地方的人，越是能通天，比如江西老俵背上背篓就能去中南海。在我们县级市，背后一贫如洗是不行的，我们都想成为某个领导的人。搞不清他是谁的人，就让我们觉得谁都是他的人，这比搞清他是谁的人还要令我们害怕和嫉妒。还有，他的一些动作让我们不适应，比如门明明开着，他要先敲门再进来，一敲就把陌生和隔阂敲出来了，他把自己当成了外人。我们一般是一踢就开，或者一推就开。这不是有没有礼貌的问题，自己人不要讲礼貌，就像夜深人静，如果彬彬有礼地问：“亲爱的，我可以上床吗？”那就不是生活，那是演戏。



“没什么，我们在说年终开联欢会的事。”朱雷把雪茄藏进袖管，“刘科长你到时候要出节目的。”

刘学松微笑着认真地说：“我说过多少遍，不要叫我科长，叫我小刘，叫我老刘也行，直呼其名叫我刘学松也行，就是不要喊我科长。”他又说：“到时候，我来一个在下面的保留节目。”

“什么节目？”方利民急忙问。

刘学松的双手紧贴着大腿两侧，身体一摇一晃：“我的保留节目是唐老鸭过独木桥，呱呱——呱——呱，呱，呱——”他接着撅了撅屁股，脸上做出一副怪相。他想象中做的是滑稽的唐老鸭，表现出来的更像是笨拙的企鹅。他的表演引发我们一片笑声。

三

12

刘学松年前到我们科当科长。他是高坝乡刘家村人，省农业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分到高坝乡农技推广站，后来拿到本科文凭，当上乡团委副书记和农技推广站副站长，后来到我们科。

高坝乡在我们市的东北角，经济在全市处于下游，拖全市2005年全面迈进小康的后腿，却出干部。富裕乡的干部宁可原地不动，也不愿意到市里任副职；贫困乡的干部，当了几年就想方设法调到市里，市里也经常派干部去锻炼，锻炼之前都是讲好的，只要不犯错误，两三年后回城。因此，市领导中就有“高坝帮”一说。据说组织上找刘学松谈话的时候，他不肯进城，说专业不对口，是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板着脸逼他上任的。

冯建设打听到科长的位置被刘学松占去后，既莫名其妙，也气急败坏。他找刚当副局长的宋进林：“你当科长期间，我

有没有配合？”

宋进林是市长看中的。没有背景自己难过，有背景别人难过，他有市长这个背景，知道会遭人嫉恨，而且市长和市委书记还面和心不和，因此他总是把自己往角落里放。他笑着说：“配合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这样做？”冯建设问。

宋进林问：“我怎么啦？”

“我不是要官。按照惯例，也该轮到我了，我当不上，外人还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。即使我当不上，我们科里也有人够资格当，为什么不提科里的，反而让肥水外流他人田？他那么年轻，往那儿一蹲，能蹲几十年，把大家的前途都堵住了。”冯建设说。

宋进林笑着说：“这不是我能定的，这是组织上决定的。”

“他这是讨了便宜又卖乖！他明明知道组织上定了，就是铁板钉钉，不肯只是做做样子。即使组织上改变决定，尊重他的意愿，他也在组织上挂号了，组织上需要典型，他从此提拔高升一路畅通。”冯建设说。

宋进林还是笑着说：“这真是组织决定的。”

“宋局长，你帮我想想，我今后怎么做人？”冯建设说。

宋进林笑着问：“不做官就不做人了？”

“——好，我做人。”冯建设冷冷地说。

冯建设忽然就纯洁起来，专找我们尤其是专找领导的不是，就像一只急于产卵的苍蝇，遇到一点带腥臭味的地方都要落下去。我们以为冯建设要夹着尾巴做人，没想到他把人做得令人害怕。

对冯建设的遭遇，我们的心情很复杂。我们不希望多年形成的规矩在宋进林提拔之后破了，有这规矩在，虽然得益的只是极少数，但在极少数没有公开之前，我们总是存在着希望，而在机关就是靠希望生存。这就像摇奖，明明知道中头彩的只